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瑞典) 安德斯·奥尔森

傅燕晖译

尊敬的国王和王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

万事万物在转首回顾中显露出崭新的意义。在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二〇一四年出版的诗集《忠贞之夜》里，有一首题为《后记》的诗作，不在书的结尾处出场，却在中间部分出现。这首诗是幕间休息，叙说者稍作停歇，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这是一位年老的画家，此时正值人生的艰难时期，他面对一片混沌停笔不前，不得不审视自己对个人命运的执念。他谈起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说他一次次散步去哥尼斯堡七桥时体验到了“崇高的孤独”。画家附带还补充道：“（我们俩的生日是同一天。）”稍加核查，你会发现露易丝·格丽克与康德是同一天生日，也是四月二十二日，而康德的创作主题也是格丽克的主题：崇高体验，我们受困于感知，我们难以把握现实，等等。这位写作的画家是诗人表达思想时戴着的一张薄薄的假面具。

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是在转首回顾中写下的。童年、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紧张关系，这些艺术主题紧紧抓住格丽克，从未松手。格丽克至今已经出版了十二本诗集、两本论诗的随笔集，所有作品都力求清晰透彻。没有人比她更坚决地反对自我欺骗。格丽克的自传材料固然重要，但她几乎算不上自白派诗人。她意欲揭示的“真相”总是在绕道而行，往往包裹在想象的世界和替

代性的声音里，前文的画家便是这样一例。在好几本书里，格丽克借神话人物之口发声，比如狄多、珀耳塞福涅、欧律狄刻等。他们是一张张假面具，合力将个人的私密言语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多重话语。格丽克书写抒情的话语，将分裂的自我作为该话语的前设之一，有《野鸢尾》（1992）诗集里的红罂粟为证“事实上/我现在正以你们的/方式言说。我言说/因为我已经碎裂。”在她的写作中，两种真理可以你争我辩，却都享有最终的话语权。这便是《后记》里的一幕：

我是不是应该由死复生，灵魂问道。

太阳说：是。

然后沙漠答道：

你的声音是消散在风中的沙尘。

在古典神话世界之外，格丽克的主要文学源泉是蕴藏在英语诗歌中的丰富宝藏。它可以是约翰·济慈作品里格丽克所谓的“内向的倾听”，可以是艾米丽·狄金森孤独而严苛的声音，也可以是 T. S. 艾略特急迫的语气。格丽克迷恋艺术作品里那种鼓励读者参与其中的亲密声音。她在诗集《阿勒山》（1990）中成功地将口头语转化为诗歌，此举意义深远。她让笔下的家庭生活摆脱诗情画意信条的束缚，再现了真实得近乎残酷的家庭生活画面，同时又展现出她把握抒情手法和结构的高超能力。

露易丝·格丽克不只爱写矛盾冲突，喜好严肃反思。她还善于书写复苏话题，在这方面几乎无人可以匹敌。尽管格丽克的诗作是在转首回顾中写就，仿佛都与儿时记忆里的那棵苹果树紧密

相关，但她的一个关键词却是变化。她让我们明白，复苏的时刻，也是言语到来的时刻。格丽克创作的内在动力是精神的饥渴以及对诗歌的潜能怀有的异常崇敬之情。要描写复苏的质变，可以使用思想寓言里那些看似简朴的措辞，还可以运用喜剧元素和辛辣妙语。当格丽克在后期创作中直面那无可躲避的人生尽头时，她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非凡的优雅姿态和轻盈感。这种语调让人回味无穷，引领我们读者迈步前行。

亲爱的露易丝·格丽克，我很荣幸地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您获得二〇二〇年诺贝尔文学奖。

躲在圆木底下的絮语

——格丽克获奖演说

〔美国〕露易丝·格丽克

傅燕晖译

小时候，记得五六岁那年，我在脑海里举办过一场比赛，要选拔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歌。有两部作品入围决赛：布莱克的《小黑孩》和斯蒂芬·福斯特的《斯瓦尼河》。我祖母的房子坐落于长岛南岸西达赫斯特小村庄，而当时我就在祖母家的次卧里踱来踱去，并不出声，只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在脑海里吟诵布莱克那首令人难忘的诗，哼唱福斯特那首萦绕于心、凄凉伤感的歌。我如何读起了布莱克，着实是个谜。我记得父母家中比较常见的是政治书、历史书，还有好些小说，但也有零星诗集夹杂其中。